

SHAONIANSUDU
WENXUEMINGZHU
少年速读 文学名著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原著



名著少年读本

忠实原著 情景插图

S HAO NIAN SU DU
WEN XUE MING ZHU

少年速读 文学名著

主编：冯雪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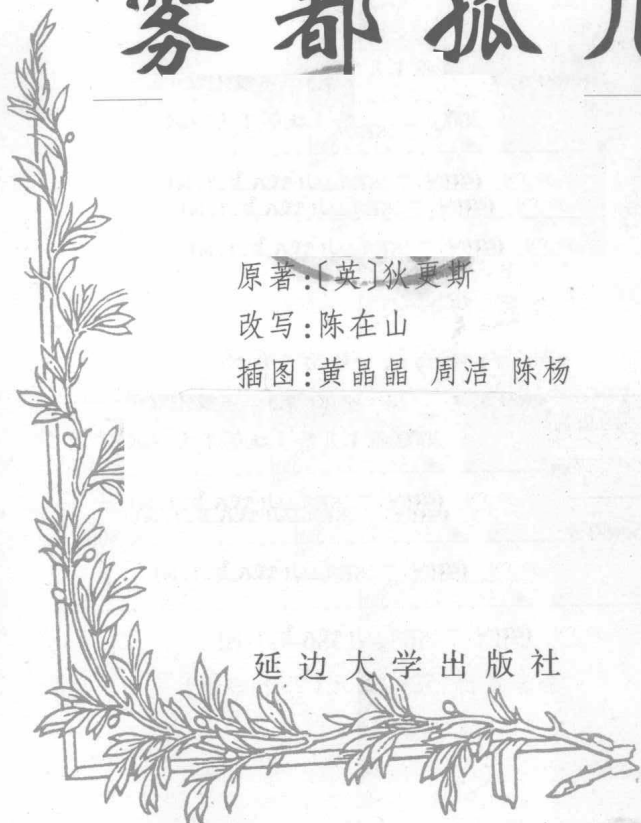
雾都孤儿

原著：〔英〕狄更斯

改写：陈在山

插图：黄晶晶 周洁 陈杨

延边大学出版社



少年速读 文学名著

主编：冯雪松

雾都孤儿

原著：〔英〕狄更斯

改写：陈在山

插图：黄晶晶 周洁 陈杨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

北京北林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00千字 印数：8000

200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634-1586-6/I·61

全套定价：529.20元(五十四册)

导 读

《雾都孤儿》写于1837年，作者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生于小官吏家庭，当过童工和律师事务所的缮写员，后任新闻记者，并开始写作。他的主要代表作有《雾都孤儿》、《美国杞记》、《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荒凉之屋》、《艰难时世》等，他所写的作品大多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虚伪、残暴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

小说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孤儿悲惨的身世及遭遇。主人公奥立弗在孤儿院长大，经历学徒生

WENXUEMINGZHU

涯，艰苦逃难，误入贼窠，又被迫与凶狠毒辣的凶徒为伍，历尽无数辛酸，最后在善心人的帮助下，查明身世并获得幸福。

全书以复杂的情节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从侧面刻画出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用夸张与讽刺的手法反映了社会的黑暗面；同时，作品中又处处体现着浪漫主义，作者用天使般的少女和善良仁慈的绅士来表现自己对社会和生活所抱的幻想和希望。

书中以一个孤儿为主人公，以他的遭遇为线索，实际上都是在写上一代人的恩怨；作者从头到尾围绕罪恶与善良展开情节，却又似乎在由始至终向我们讲述一个逝去的人的凄美动人的爱情悲剧。

本书忠实于原著，语言生动，而且穿插许多精美的图片。小朋友，亲身体会一下奥立弗的悲惨遭遇吧！

主要人物介绍



奥立弗

本书的主人公，出生在孤儿院，并在那里生活了九年，其后不幸被赶出孤儿院，又因不堪忍受当学徒时的虐待而奔走伦敦；在伦敦，他更是经历了无数苦难，历尽辛酸却始终保持着善良诚实的天性。最后终于遇到了父亲生前的挚友和善心好人家。原来，他有着扑朔迷离的身世……



露 丝

一位天使一般的美丽少女，善良、体贴，给了奥立弗极大的关怀与爱护。她从小被寄养在

贵夫人家里，拨去身世的迷云之后，她才知道自己与奥立弗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同时，她也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幸福。



布朗洛先生

他是一位热心善良的老绅士，第一次见到奥立弗便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并积极为察明奥立弗的身世和揭发恶人的罪恶行径而努力。原来，他与奥立弗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费根

一个丑恶的老犹太人，以扒窃为生，并训练了一批专为他偷抢财物的少年扒手。他不断地以各种手段唆使奥立弗加入他的团伙，并参与陷害奥立弗。他的罪恶和贪婪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绞刑架。



南 茜

一位自小生活在费根那个罪恶圈子里的姑娘，但她善良的天性犹存，几度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奥立弗，却固执地不愿接受好心人的劝说与帮助，继续往可悲的道路上走去。

目 录

孤 儿 院	1
学 徒	17
扒手集团	30
似曾相识	48
魔 窟	63
身世之谜	83
阴 谋	92
温 暖	102
肮脏的交易	132
阴谋败露	143
对 策	157
罪 恶	167
交 锋	194
真 相	214



孤儿院

我们的主人公小奥立弗·特威斯特出生在一个小城镇的孤儿院。

他躺在母亲身边蹭(cèng)了好一会儿脚,才打一个喷嚏(tì)哭出声来。他母亲在吻他前额的时候死去了,人世间最温暖的母爱对他来说只有那一刻。

那时候,他身边只有一个老看护妇和一个教区医生,这类事他们见得多了,虽然心热,却也无济于事。

“这姑娘长得这么好看,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医生问道。

“谁也不知道,大家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倒在街上了,可能走了很多路,鞋底都磨破了。”老贫妇耸(sǒng)了耸肩,又说道:

“可怜的孩子,他本应该很幸福的。——这个孤儿院又要多一个孤儿了。”

医生也叹了一口气,说:“孩子要是哭闹得厉害,你就叫人去找我。”说完他戴好手套,拿起帽子就走了。

奥立弗哭得悲天恸(tòng)地,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无数苦难。





奥立弗满九岁的那天，他的苍白和瘦弱已经无人可比，但他那颗善良坚韧(rèn)的心已经成长起来了。这得感谢那些抚养他长大的“善心人”们，因为他们总是想办法避免让过多食物占据了心灵发展的空间。

他在孤儿院里最要好的伙伴狄克常对他说：“我要是一只小鸟儿该多好呀！我不仅可以每天吃饱肚子，还可以自由自在地飞向很多地方。”

是的，这些幼小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他们多么需要多一点的面包啊！有一个个头超出了年龄的大孩子常声称要是再这样下去，保不准哪个晚上他会把睡在身边的孩子吃掉。他那凶猛的样子使孩子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于是大家商议，决定选一个人在当天晚餐后去向大师傅提出再添些粥(zhōu)，办法是抽签。结果，奥立弗·特威斯特中签。

他虽然小，但对这样的事他的小脑瓜已经够用了，其后果已经很明了地浮现在他眼前了。其他的孩子们纷纷朝他挤眉弄眼，邻座的也在桌底下用脚碰他。奥立弗有些惶恐地望着一张张比他自己更焦急的脸，只有狄克满脸忧虑。他那饥饿带来的苍白及颤抖的嘴唇让奥立弗受了很大的震动，于是他便义无反顾了，咬了咬牙，拿着碗站起身来。





连他自己都吃惊自己怎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他居然走到了大师傅的面前，并且说道：

“求求你，先生，我还要！”那个胖子无比吃惊地望着面前这个小孩，脸色立刻发生变化，仿佛那孩子刚才是对他说“我要喝你的血。”

“你说什么？”过了半晌他才开腔。

他身后的女助手不知所措，座上的孩子们则个个满脸恐惧，就好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奥立弗会来这一招。

“求求你，先生，我的肚子还很饿，请再给我一点。”


他的话音刚落，长柄(bǐng)勺子就在他的脑门上击下来了。他被一把揪(jiū)住，迎面又是重重的一巴掌。那场面已经有些悲壮了，他晃了晃几乎要昏眩的头，还没等他倒下，脸上又是一阵热辣辣的刺痛，鼻孔也迸出血来了。

大师傅的高声尖叫，把孤儿院管事叫来了——那个肥胖的班布尔先生正闲得发慌，听到奥立弗的“造反”事件，立刻“哼哼”几声，使劲做出愤怒的表情来，飞快地将这等严重的事报到理事会去。

第二天清晨，一张告示在大门外贴出：任何人只要愿意把奥立弗·特威斯特从孤儿院领走便可得到五镑的酬金。

一天早上，大街上来了一位烟

WENXUEMINGZHI



囱(cōng)清扫工甘菲尔德先生。他一边走一边搜肠刮肚地盘算要如何支付房东日益逼紧的欠租,正当他苦思无计的时候,他一眼瞥见了孤儿院大门口的那张告示。尤其是“五镑”那两个字,在他面前显得特别醒目,因为那正是他目前急于筹(chóu)措的数目。

他马上停了下来,仔细地读着告示,上面写的使他笑逐颜开。他很清楚孤儿院里的情况,这里的孤儿个个身材小巧,无一不适合于扫烟囱这行当,更重要的是告示上许诺的五镑酬金。

站在厅门口的孤儿院管事班布尔先生注意到了这位先生的表情。他一眼就看出甘菲尔德先生正是奥立弗所需要的那类主人,就等着他上前来商议。

“怎么,班布尔先生,你们要让这娃儿出来学生计?”甘菲尔德果然巴巴地上来打招呼。

班布尔先生知道这位清扫工,隐约有着曾将三四名学徒毒打致死的小恶名,于是说道:

“确实是这样,朋友。不过,我们不会让他去扫烟囱的。”

甘菲尔德讪(shàn)讪地笑了笑,说道:“扫烟囱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呢,先生!我——我确实正需要这样的一名学徒,先生。”





班布尔先生为待会儿能压下一点酬金的数目，仍是不紧不慢地说道：

“那活儿脏得很哪，而且——我听说过好几起孩子闷死在烟囱里的事。嗯，不大妥(tuǒ)啊，朋友——孤儿院不大放心把孩子交给你。”

“这——嘿，先生，这可一点不关我的事。您也知道的，男孩子总是倔(juè)，又老偷懒，他们总爱在烟囱里打瞌(kē)睡——就这样，先生。”

班布尔先生又说道：“不，不行，理事会很重视这件事情，你该知道，那都是些软心肠的老先生们。”

甘菲尔德先生退了一步，有些失望地说道：“这么说，您是坚决不肯把他交给我喽，先生？”

班布尔先生见目的达到了，便咳嗽(sòu)一声，答道：“至少，酬金要降低一些。”


甘菲尔德先生眼睛一亮，向前跨了一步，问道：“可以商量，可以商量，先生，你们愿出多少？”

“三镑十先令，够了吧？”

“嘿嘿，先生，不要太为难一个穷苦人嘛，给四镑，四镑怎么样，我保证他一去不回，跟着我好好做营生！”

“三镑十先令！”班布尔先生坚决地说，“多一个子儿也不成。”

WENHUO MINGZHU



“先生，我太亏了。”甘菲尔德先生有些犹豫(yóu yù)，不过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这笔交易。接下来就由班布尔先生向理事会请示，决定在当天下午带上奥立弗到地方官那儿办手续。

接下来，小奥立弗被换上了一件干衬衣，还受到了一碗粥及二英两面包的款待。面对如此惊人的对待，奥立弗立刻想到孤儿院一定是要宰了他派上一点儿用场，所以他悲哀地哭了。

“好好吃你的东西吧，奥立弗，别哭红了眼睛。”班布尔先生有些不耐烦地说，“是好事呢，奥立弗，你就要成为一名学徒了。”

“学徒？先生！”奥立弗战战兢兢(jīng)兢地说道。

“对，就是学徒！那些仁慈的先生们对你多好啊。我们花了三镑十先令——也就是七十先令的钱让你自立，让你成人，嗯？”

奥立弗虽然不大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其中的险恶他还是知道一点的——如果去当学徒是一件好事的话，为什么理事会会选中他这个“浑身恶习”的孩子呢？

在去见地方长官的路上，班布尔连哄带吓地叮嘱奥立弗一定要显得高高兴兴的，长官问起他是否愿意当学徒时要说非常愿意。班布尔先生还一再吐露要是这当





中有什么差错的话，有他好受的。

到了官府，奥立弗被单独关进一间小屋子里，孤儿院管事则表示要先去长官那儿为他“说几句好话”。

小奥立弗的心砰砰乱跳了近半个小时，班布尔先生来了，对他喊道：

“亲爱的孩子，奥立弗！跟我去见长官先生。”说完他又露出一副凶狠的脸相，压低声音又说了句，“记住路上我说过的，你这小东西！”

奥立弗满脸天真地望着班布尔先生，不明白这忽冷忽热的态度是怎么回事，好像在演戏一样。

他很快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有两个窗格很别致的大窗户。办公桌后坐着两个白头发的老绅士，一个在看报，另一个则正对着一张小羊皮纸打盹儿。

“就是这个孩子，长官阁下。”班布尔先生说。

这当儿那个正打盹的老先生被惊醒过来，头差点垂到桌上去，虽然及时止住了，眼镜仍是掉了下来。

他摸索了一阵，戴好眼镜，尽量坐端正了，才清了清喉咙问道：

“哦，就是这孩子吗？”

“是的，先生。”班布尔先生随后扯了一下奥立弗的衣袖说道，“向长官鞠躬(jū gōng)，我的好孩子。”